



RENXING
DE
ANYUELIANG

邹平著

人性的
暗月亮

学林出版社



人性的暗月亮

邹平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暗月亮 / 邹平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668-771-8

I. 人... II. 邹... III. 人性—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5221 号



人性的暗月亮

作 者——邹 平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陈晶龙

封面设计——周剑峰

责任监制——应黎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23.25

字 数——31 万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 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771-8/I·211

定 价——30.00 元

文学与负面人性（代前言）

一、人性两面论及其他

所谓“人性两面论”，首先是从理论上摆脱了道德伦理的善恶观，因而能对人性中存在的种种现象作出客观中立的判断。其次，它由价值判断来取代道德判断，把人性看作是由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两部分共同构成，而这里所谓的负面价值的人性，实际上就是人性善恶观所无法概括的处于善与恶之间的“灰色地带”。第三，人性的负面价值不仅是人的后天形成的，而且也是人的先天就具有的，套用那一句先哲的名言，就是“人之初，性正负”。19世纪以来的艺术家们，在他们的文艺创作中越来越重视对人性的负面之描写和剖析，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人性与道德之间越来越发生着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恶的产生，同时也导致了非恶的人之负性（人性的负面）的产生。进入20世纪，世界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表明，艺术家们越来越专注于对人的负性的揭示和描写，并且由此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带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原来，过去用“恶”字一以蔽之的人性黑暗部分，竟然有着那么多我们从未认真地看一眼的人性本质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我所说的人性的价值呢？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又是依据什么划分的呢？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在这里只能作一简单扼要的阐释。所谓的人性价值，即是指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东西。一切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谓之有价值；反之则无价值。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价值论也就必然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某一阶段，人性中的某些东西是有价值的，但到了另一阶段，它又很可能是负面价值的，即它从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变为不利于甚至阻碍人的生存和发展了。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具有

个人与社会的两重性特点,即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并不总是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相一致。价值论是以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因而我把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相一致的称之为人性的正面价值,而把不一致的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称之为负面价值。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人类生活在丛林中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时,受进化原理和丛林原则的支配,人性即有价值,无价值的东西在动物界阶段就已被淘汰。但当人类进入社会发展阶段之后,生物进化原理和丛林原则即遭到社会的排斥以至否定,人类常常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约束、排斥以至否定个人的权利。一般而言,当社会处于低级阶段,社会对个人的权利限制和剥夺就越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种权利限制和剥夺就会渐渐减少,或者原来限制的或剥夺的现在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权利,原来允许的或公认的现在反被限制、禁止以至剥夺。但是,我们并不由此而否认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继承性的一面,它表明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人性因社会的继承性而具有永恒性,即人性中某些东西的永恒不变。我所谓的人性正面价值即是指人性中的永恒性部分,它像夜空中的明月一样照亮着我们每一个人;而我把人性中易变的部分亦即总是受人类社会阶段限制、剥夺或禁止、惩罚的人性因素称之为人性的负面价值,尤其是限制和剥夺的人性因素,在漫长的人类社会某一阶段会使人看不见它们的存在,就像月亮把它的另一面永远藏起来不让人类看到一样。这就是人性的“暗月亮”,而作家们永远对这“暗月亮”充满了好奇和思索,于是在大量的文艺作品中留下了具有审美价值的诸多充满人性负面价值的人物形象。自然,这促使我同样充满好奇地去思索、挖掘这些文学艺术形象所包含的人性负面价值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有哪些现象和层次状态。由此,我写完了这本书,但我仍不敢说我已对人性的负面有了全面的认识。

二、负面人性的二十种类型

本书所列举的二十种负面人性的类型,并没有对文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负面人性现象作包容一切的概括,事实上它只是我最感兴趣的那一部分以及我以为读者同样也感兴趣的那

一部分。

人性中的爱与死、性与暴力等，是早就被人们一再地论述过的。而我，则对这些现象作了更深入更系统的阐释。我以为，历代的中外艺术家们对同一类型的负面人性现象的描写，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的思想轨迹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在对负面人性类型的研究和阐释中，我抓住了这一历史的纵向演变。我发现，同一类型中的负面人性现象被一点点缩小。文艺创作总是在对生活现象和人类精神现象作聚焦性的反映，因而对负面人性现象描写的转移，实际上折射出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深化。至于我在这一类型中分析的女性主义的性爱、虐恋中的性爱以及吸毒与性爱等等，则是对类型的横向研究。事实上，20世纪世界文学艺术对性爱的深入描写是基于对传统性道德的颠覆之上的，它揭示了性爱与人性的最隐秘的联系。同时，我仍然注意到女性主义、虐恋和吸毒对性爱发生的负面价值变化所具有的阶梯式推进，所以这又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启示我们，所谓的人性负面价值原来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且永远处在变化之中。而这恰恰证明了人类永远都在努力地认识自我，艺术家们的创作则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认识人类自我、认识人性本质的最好范本。

基于同样的观点，爱情和死亡也是包含着人性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但我或者只取其凸现负面价值的现象，例如“失爱”这一类型；或者偏重于人性负面价值的分析，却不排斥对人性正面价值的阐释，例如“死亡”这一类型。其实，无论是“性爱”还是“暴力”，“失爱”还是“死亡”，我着重探讨的是人性中的自然本能是如何与道德发生冲突、如何从道德的束缚下挣脱以及摆脱道德传统局限后的新困境等等。我在这些优秀的中外文艺作品中看到了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为此付出的艰辛和显现的智慧。这些优秀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当然不只是我所拟定的类型所能涵盖的，但既然选定了类型研究这一方法，也就必然要对这些优秀作品所表达的生活、思想、情趣和审美作出我的研究视角的取舍。不过，有一点我是可以自信的，那就是我所选定的类型视野基本上就是文艺作品本身的主要倾向，我不过是做了实证分析和理论阐释的工作。当然，这里面更主

要的是我对某一类型的人性演变所做的系统性研究,可以说这是支撑我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

如果说,上述四种类型都是从人的本能直接得出的人性负面现象;那么,剩下的十六种类型则是由人的自然本能间接衍生出来的人性负面现象。这十六种类型又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1. 人的自然本能与社会道德的冲突。

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乱伦”、“贪欲”、“原罪”、“自虐”、“虐恋”等。显然,这些类型主要是由人的性本能对既定道德伦理的叛逆性行为所致,从而体现出人性的负面价值。应该说,像“乱伦”、“贪欲”、“原罪”这些类型都是人们反复谈论过的,但我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如此熟悉的人性类型里,同样充满着新的变化和人性负面价值的转换,而这些恰恰是没有什么人谈论过的。

2. 人性与人的行为的冲突。

我这里所说的人的行为是指某种带有精神意义和价值取向的类型性行为,如“偷窥”、“堕落”、“解脱”所蕴含的人的精神意义,“选择”、“背叛”、“妥协”所表达的人之行为的价值取向,就是与人性发生冲突的类型性行为。这类的人性负面现象与前一类明显不同,在这里,人性显然不再是主要由人的自然本能在发挥作用,而是更多地具有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所体现的重塑性和文明性。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只从人的自然本能去认识它们,当然也不能完全脱离人的自然本能来谈论它们。

3. 人性与人的情感的关联。

“嫉妒”、“绝望”、“孤独”、“恐惧”和“厌世”,都是人类情感中比较极端的负面的情感,是人对自身处于压抑状态下的情感反应。我并不认为人类的这类情感只有这五种,我只是认为这五种更具有类型的意义,并且在文学艺术作品里被反复地加以描写,因而它们和人性的负面价值有着深刻的联系。这里所说的情感当然也包括着人的某种精神状态,是一种长时间的持续不断的心理焦虑和精神萎靡状态。同时,这些情感所具有的普遍性以及对人性的扭曲或变异,都使人相信它们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七情六欲的反映,而是具有人类性的符号和类型,是与

人的类型性行为相一致的类型性情感。

总之,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类型性行为 and 人的类型性情感,这就是我对文艺作品中描写的负面人性所作的理论概括。

本文在写作时,尝试在各章节中以各种人称的对话形式来铺叙内容,使节奏略为宽松些,这一点,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于上海欣园

目 录

文学与负面人性(代前言)	1
一、偷窥	1
1. 莎朗·斯通:演绎女性身体的看与被看	1
2. 玛格丽特·杜拉斯:《长别离》与偷窥的精神意义	4
3. 霍桑:《红字》中宗教神性的启示	8
4. 罗伯—葛里叶:把偷窥变为叙事视角	10
5. 阿部正雄:偷窥的哲学意义	13
二、堕落	16
1. 施耐庵:一百零八个堕落	16
2. 苏菲·玛索:人性离堕落更近?	18
3. 羊脂球:究竟谁是堕落者?	22
4. 阿德丽亚娜:我就是个真正的美人	25
5. 王安忆:营造凄美的堕落	27
三、乱伦	31
1. 俄狄浦斯:弑父情结与娶母乱伦	31
2. 莎士比亚:乱伦的隐匿与置换	35
3. 曹禺:《雷雨》里的伦理厌恶和血缘恐惧	38
4. 陈忠实:针砭乱伦的泛化和卫道的虚伪	41
5. 洛丽塔:摆脱道德谴责的乱伦	44
四、选择	49
1. 萨特:选择的自由与荒谬	49
2. 斯特里普:用表演阐述活在选择的阴影下	51
3. 毛姆:艺术对生活的选择	54

4. 林道静：青春叛逆与选择革命	57
5. 杰若米：选择感觉生活的方式	60
五、嫉妒	64
1. 王熙凤：古典情怀的嫉妒	64
2. 劳伦斯：无性的嫉妒	68
3. 汤姆·克鲁斯：《大开眼戒》与失去报复的嫉妒	71
4. 弗兰克：被宣泄的无情感嫉妒	74
5. 赫胥黎：无嫉妒的新世界	78
六、性爱	81
1.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中反道德的性爱	81
2. 渡边淳一：《失乐园》里追求永恒的性爱	85
3. 埃瑞卡：女性主义的性爱	89
4. 金·贝辛格：虐恋《九周半》	92
5. 村上龙：蓝色迷幻的性爱	95
七、暴力	99
1. 罗贯中：暴力泛滥于乱世	99
2. 戈尔丁：暴力源于人性恶	102
3. 李锐：《旧址》与暴力的两面性	105
4. 爱米丽：女性与暴力	107
5. 亚历克斯：“纳查奇”的暴力倾向	109
八、贪欲	114
1. 拉斯普京：贪生的本能与理由	114
2. 韦小宝：贪色与性本能	117
3. 山崎丰子：贪财与人性的悲剧	121
4. 王跃文：评析贪权的世俗欲望	125
5. 王小鹰：揭示贪名的虚幻	128
九、背叛	132
1. 郑庄公：亲情的背叛	132

2. 安娜·卡列尼娜：婚姻的背叛	134
3. 塞林格：少年的背叛	139
4. 三岛由纪夫：性别的背叛	142
5. 尤凤伟：妙叙人性的背叛	146
十、原罪	150
1. 曹雪芹：孽缘与薄命	150
2. 易卜生：“父亲造的孽……”	153
3. 阎连科：剖析原罪与拯救儿女	156
4. 略萨：情欲中的原罪	159
5. 朱莉：《原罪》中的原罪	162
十一、失爱	168
1. 歌德：制度、禁欲与爱情	168
2. 高尔斯华绥：财产占有式的爱	171
3. 周润发：《卧虎藏龙》里的压抑与反叛	174
4. 陈染：陈述精神远离肉体之后	178
5. 村上春树：性自由与爱的失落	181
十二、自虐	186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犯罪与自虐	186
2. 陈若曦：《纸婚》与情感自虐	189
3. 陈村：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者自虐	192
4. 李晓：读解男人的逃避与自虐	196
5. 简·达拉：从被虐到自虐	199
十三、绝望	204
1. 梅里美：绝望下的死亡	204
2. 马丁·伊登：绝望与自杀	207
3. 皮皮：展示从激情走向绝望	210
4. 王祖贤：电影《游园惊梦》与凄艳的绝望	214
5. 萨拉马戈：绝望的文本	217

十四、解脱	221
1. 雨果：完美的自赎者	221
2. 肖洛霍夫：乱世的不适者	224
3. 托妮·莫里森：受害者的遗忘	227
4. 刘大任：穷人的最后寄托	230
5. 大江健三郎：富人的拒绝	234
十五、妥协	239
1. 冯梦龙：命运的力量	239
2. 欧·亨利：爱情的驱动力	242
3. 莫泊桑：女人的忍让	245
4. 屠格涅夫：无奈与违心	249
5. 李少红：《橘子红了》从喜剧走向悲剧	253
十六、孤独	259
1. 卡夫卡：亲情的孤独	259
2. 怀特：婚姻的孤独	262
3. 丁丽英：女性小说与情感孤独	266
4. 波伏娃：心灵的孤独	270
5. 海明威：人生的孤独	273
十七、死亡	277
1. 莫洛亚：死亡的人间性	277
2. 梁祝：死亡的神圣性	280
3. 茨威格：死亡的宗教性	283
4. 左拉：死亡的恐惧性	287
5. 加缪：死亡的荒谬性	290
十八、虐恋	296
1. 萨德：性虐与虐恋的纠缠不清	296
2. 波琳·瑞芝：虐恋的游戏本质	300
3. 米勒：虐恋由肉体到精神的变化	304

4. 西门庆：惩罚与游戏的施虐者	307
5. 小河狸：虐恋中的女性施虐者	311
十九、恐惧	316
1. 格林：童年的大梦魇	316
2. 瓦西里耶夫：青春的消逝	319
3. 金河仁：爱情与死亡	324
4. 戴厚英：《脑裂》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	328
5. 川端康成：面对衰老	331
二十、厌世	336
1. 小仲马：爱的牺牲与厌世	336
2. 巴金：《家》与世纪初的厌世男女	340
3. 施叔青：一唱三叹的浮生与厌世	345
4. 中西礼：玩世背后的厌世	349
5. 麦克尤恩：黑色的厌世	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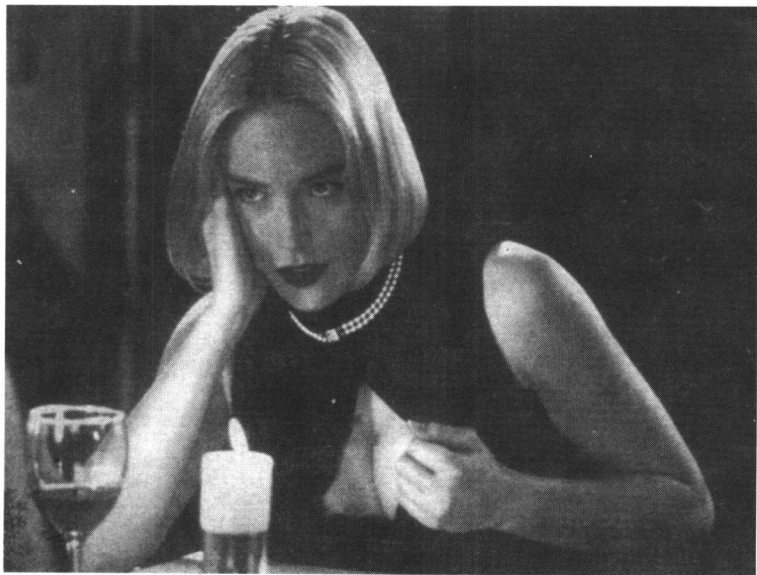
一

偷窥

1. 莎朗·斯通：演绎女性身体的看与被看

莎朗·斯通突如其来。这个金发美女究竟凭什么赢得全球影迷们的青睐？她出众的容貌？出挑的身材？还是出色的演技？出格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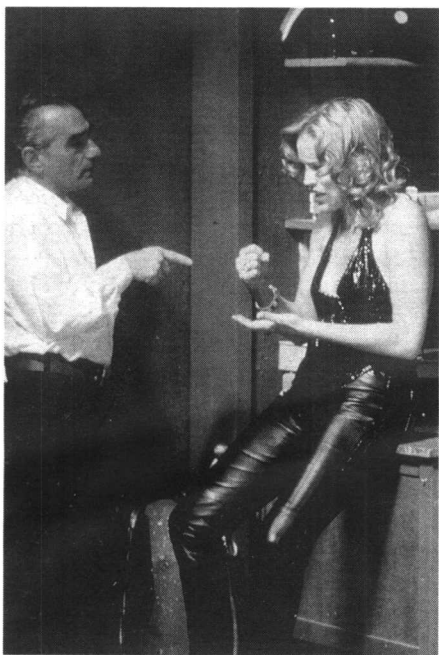
女人的幸运是天生具有被看的明媚。莎朗·斯通的出名是由电影《本能》捧红的。她充当男人和女人的偷窥对象，她知道如何利用被窥视的优势去控制偷窥者，这奠定了她饰演强悍的女人这一戏路。但她没有充当偷窥者。到了影片《银色猎物》里，“莎朗·斯通”依然作为诱惑者而出现在那幢高耸的大楼，两个男人锡克和杰克成为偷窥者。这是一种公开的男人对女



美国女影星莎朗·斯通(电影《银色猎物》剧照)

色的窥视和猎获，“莎朗·斯通”选择了锡克。那一场共进烛光晚餐的戏，把秀色可餐的她完全形象地展现在银幕上。特别的“梭哈”实际上赌的是“莎朗·斯通”是否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春光乍泄？“莎朗·斯通”解开胸前的纽扣，右手托腮，左手扯开衣襟，露出诱人的乳房和挤压成的深深乳沟，已经成了该片的招牌剧照。无论人物多么出格得匪夷所思，以致敢在众目睽睽下巧妙地脱下蕾丝三角裤，把亵衣当作王牌打给了锡克，从而赢了“梭哈”，“莎朗·斯通”始终主控着自己身体的被看。

这是一种挑逗，一种煽情，一种诱惑，仍没有走出偷窥即是被女人诱惑的经典。莎朗·斯通的不同在于她有演绎好剧本的机缘。这个片中人物女编辑卡莉·诺瑞丝不仅喜欢被看，而且也喜欢偷窥。锡克暗中送一架高倍望远镜给她，诱发了她的偷窥欲望。在她举行的周末鸡尾酒派对上，华美黛无意中用高倍望远镜偷窥到对面大楼的一间房间里一对男女赤条条地在床上火热地做爱，她的惊喜的尖叫像一声声春雷炸醒了在场所



导演斯科西斯在给莎朗·斯通说戏

有人内心潜藏的偷窥欲望。“莎朗·斯通”看得痴如醉，以致被人戏谑为“窥淫狂”。影片的最后，锡克让“莎朗·斯通”进入他的电视监控系统密室，在一幅幅眼花缭乱的秘密性画面前，她先是震惊了，接着被吸引得沉迷于电视荧屏前，偷窥的欲望被揭示得淋漓尽致。“莎朗·斯通”把偷窥作为一种人性表现在银幕上演绎得活泼新鲜。在鸡尾酒会派对上，有人问谁喜欢偷窥他人做爱，结果在场的君子淑女们个个

表示喜欢偷窥，只有杰克说他不喜欢偷窥，然而这位畅销小说家恰恰到处刺探别人的隐私，以使用虚构的和想像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和读者的偷窥欲。他接连杀死大楼里的房客娜娥密·辛格和华美黛，表明他的做法是一种人性的异态表现。

人性中有偷窥的这一面，人性中也有不愿被人偷窥的那一面。“莎朗·斯通”只有在能够控制偷窥者的情况下，才乐于自己美艳性感的身体被男人充满性欲的眼光所窥视。这实际上是女人对男人的性诱惑，但莎朗·斯通扮演了深谙男人性心理从而强悍地捍卫女人独立的现代女性，性诱惑更多地变成了性控制。即使如此，她也不愿意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窥视，自己的情人锡克也不例外，因为这意味着“莎朗·斯通”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主控权。鸡尾酒派对结束后，“莎朗·斯通”忍不住再一次用高倍望远镜偷窥对面大楼里那一对床上鸳鸯戏水后的情景，这是想知道故事结尾的欲望，却被对面的裸身亚当和夏娃也在用高倍望远镜偷窥自己所震惊。不愿被人偷窥的心理，莎朗·斯通已经在偷窥前用拉上窗帘来告白，现在偷窥和被窥尖锐地冲突起来，从而将人性中最隐秘的角落照亮。如果你不愿意被窥，那么你又将如何面对你人性中渴望偷窥的一面呢？莎朗·斯通在影片结尾处，面对锡克偷拍下的她与锡克性欲高涨地做爱录像，终于忍无可忍地将一台台监视器荧屏砸得玻璃碴四溅。女人身体的看与被看，似乎被“莎朗·斯通”的破坏性爆发否定了，但实际上她仍然留给观众一个深深的迷惑：她真的反对偷窥吗？还是仅仅因为自己被别人偷窥而不自知？

也许，人天生具有偷窥他人的欲望，这是人性中所包含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他人做爱的偷窥。但是，人毕竟是有道德感的，偷窥因而被道德制约，受道德压抑。前者是通常认为的正常状态，而后者则被认为走向了反面。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中就鲜活地描写了偷窥欲望遭道德压抑后的扭曲。莎朗·斯通演绎的是另一种现象：当偷窥欲望不再受道德约束后，人性处于相当自由的状态中，偷窥欲望是否能完全地得到满足？当然不能，即使“莎朗·斯通”主控着自己身体的被窥，她也不可能



莎朗·斯通在电影《赌城风云》的剧照

发现自己已被锡克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录下来,即使她此时也处在自由地偷窥大楼居民私密性生活场景的“上帝”位置,她也绝不会赞同锡克这种毫无道德约束的窥淫和偷窥。

事实上,偷窥这一人性中包含的复杂因素,之所以被文学艺术一再地加以描写,深入追究,就在于偷窥这一行为普遍地存在着,并且天然地首先与身体的看与被看联系在一起。莎朗·斯通所饰演的人物正是在偷窥的肉体意义上满足了感官的刺激和理智的激活。

2. 玛格丽特·杜拉斯:《长别离》与偷窥的精神意义

故事简单而又复杂。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影片《长别离》中黛蕾丝无法让失忆的丈夫回到自己身边。这个长别离的过程却是回肠荡气的,充满着一个女人对失忆丈夫阿拜尔的精神领域的偷窥。也许用“试探”这一词语更让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但用了“偷窥”,是因为要强调流浪人阿拜尔的立场。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或者不如说他不愿意去探寻他的过去。影片